

安武林的多重儿童文学表达

□李利芳

儿童文学作家安武林已在多维视阈内开掘出了自己的儿童文学话语空间,这既包括他在创作领域对多种文体的自觉探索,也涵纳了他在儿童文学批评研究方面的持续介入。童话、小说、诗歌、散文,不同文体的感性书写都印刻了他在童年境域内强烈的诗意追寻,而对经典儿童文学文本系统的追踪与剖析,对当下儿童文学现实的紧密关怀,显示出其儿童文学批评活动对儿童文学文学性的深度求知。

童话:泥土里长出的太阳花

安武林的童话创作已自成一体。可以说,他对童年、对儿童文学本质的感悟、思考与文本实践最大程度地投入在了童话这一文体上。他对童话的艺术境界的探求一直在朝向经典努力。他的童话写得干净利落,人物与故事的获得表面看轻松自如,似乎信手拈来,不着艰苦构思经营的痕迹。语言与叙述同样有如此的观感,语言自然白描,叙述直入主题,每一篇故事在开篇就有一种情境或氛围,吸引着读者读下去。他的语言不华丽,却有平白中散逸的优美质地,流语中蕴含了童话文体的温情,但也渗透着一种男性作家所能为的通透与爽朗。

安武林的童话多数在写孩子们自己的生活,写贯穿在纯真童年时代中的日常生活。他的童话中有一些固定的形象,如胖小猪、小熊、小白兔、蘑菇妞妞等,也有变化中的更多的孩子形象,这些形象的共性是他们都是从生活中脱胎而出的平实的儿童,具有万千孩子身上所具有的最普通的人性特征。现实中的儿童阅读这些孩子的故事,其实就是在阅读自己的生活。他的很多童话并不长,在很短的篇幅内截取的其实就是孩子生活中的几个画面,一小段时空距离与范围,不多的动作与对话,经由作家精练的语言与结构再现,童年内部所积聚的艺术能量便被迸发了出来。

生命间的互相陪伴是文学表达永恒的主题,儿童文学在透视与映现这一命题时丝毫不逊色于成人文学,而且由于它抵达的是生命的根性部分而更显本真与纯粹。《老蜘蛛的一百张床》是安武林童话中的一个名篇,这篇童话因其极富童真的想象逻辑与童年价值视域内文学意义的生成一直以来倍受称赞。老蜘蛛原有的生命目标是成精,在100张床上做100个梦他就可以成精了,不曾想他的最后一个梦却被小松鼠给打乱了。小松鼠引来更多的小动物们在一起嬉戏,快乐的游戏彻底改变了老蜘蛛的人生观。他终于知道,原来和其他生命“在一起”才是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

人们总是不满足于生活现实的局限,总是向往那些人力不能为的“自由”,但是一旦愿望实现,他们会发现,“自由”的感觉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美好,那么人生的真正乐趣究竟来自哪里呢?类似这样的对终极人生价值观的追问,也是安武林积极通过童话引导孩子思考的命题。《我有一个梦想》中的蜗牛笨笨想在天空中自由地飞翔,想在大海中快乐地游戏,可是当神仙爷爷满足了他的这些愿望的时候,他却并没有获得多少幸福和快乐,经历了这些以后的笨笨终于知道,原来在大地上行走着的他已经拥有了最稳当踏实的快乐,珍惜这些快乐,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才是人生的要义。我们看到,借由笨笨心灵求索的轨迹,安武林对人生的“自由”作了怎样辩证的诠释。

安武林力图通过童话穿透对生活本质的理解,这一过程是他对童话文体价值的发现与体认,或者说,他想过滤、概括、规整一些基本的生活世界的意义范畴给孩子。通过童话再造现实的方式呈现给孩子,实际是把生活事实放大了,聚焦了,本质化了。所以,在他的童话中一方面我们会发现深刻的生活现象本原,它让故事有真实的



情感发生基础;另一方面文本又清晰地浮现出作家穿透现象后的思想理念,同时伴随童话世界特有的理想性升华。

安武林在成人与儿童主体性探求的问题上是自觉理性的。他尊重孩子的主体性,也认同成人在教育引导儿童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他坚持这两重主体性的同在,成人与孩子各自秉持自然自由的生活状态,在健康快乐的心境下轻松成长。安武林有一种朴素的认知很值得重视,儿童文学要真实地描写成人形象,对成人刻意地拔高与雕塑都是违背生活事实的,成人也有缺点,有烦恼与痛苦。儿童文学中的成人理应与现实中的成人是同质的。安武林的成人观体现出他成熟的儿童文学思想,他在这个问题上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的《马大哈熊爸爸》写就是一个再真实不过的爸爸形象。

少年小说:寻找情感平衡与精神归宿

安武林的小说短篇居多,也有长篇,其小说创作主要面向少年。因为年龄的提升,少年人与童年期相比,心理特征与生活实践有了显著的变化。主体内容表现在社会化程度加深,情感依恋由家庭开始转向同伴、学校,精神世界由混沌性、想象性回归现实。

安武林多数作品的主题在写少年人之间的友谊,以及这份友谊的珍贵与它的变动带来的伤害。安武林尤其关注少年人面对友谊逝去时的恐慌与无奈,以及因此而导致的深深的孤独感,其中涉及到人性深处很多复杂的、微妙的部分。

安武林写少女间美丽的友谊,但更多写的是这种友谊的破裂,原因是异性朋友的介入。《十四岁的天空也下雨》《千纸鹤》两篇都在重复这个主题。由于异性的介入,一方抛弃另一方,最终两种美好的情感都被损坏,不复存在,友人除了形同陌路外,还有时时的刺激与伤害。这个主题对女性的情感特征有深层的映现。安武林也写男间的友谊,与少女世界相比,男孩间的关系也有误会与不解,有信任危机,但相对来说过程中会减少一些执拗与极端,多一些豁达与理解。如《泥巴男生》中“我”与“米果儿”的友谊。

安武林在作品中总是呼唤着少年异性间美好的情感交往。世俗观念中视这种交往为“早恋”,但安武林在开阔的价值视野内肯定这种交往,并写出了超越人们一般概念中的所谓“爱情”

的更丰富的交往内容。安武林在他的笔下,很自然地处理了这种关系,并且积极引导少年人客观理性地认识这种情感的正常发生,不要轻易以“恋爱”的名目扼杀它的纯洁与美丽。

城乡交接带可以说是安武林小说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入口。城与乡两种文化背景的差异,究竟对少年人友谊的建立有多大影响?进入城市就学的乡村孩子,如何在给定的不平等中获得自己的生存空间,找到自己的价值支点与情感依托,着实是一件有相当难度的事情。安武林从多个侧面去关注思考这个问题,希望既能打通这其中的文化障碍,又能树立起城市孩子更宽容的文化理解与乡下孩子更从容的文化自信。

在少年主体性的建构过程中,希冀获得他人的关注与肯定是非常显著的一种体现。尽管这一点从幼年期至童年期就表现得很充分,但少年期的诉求显然内涵更丰富,表现方式更内敛,效果与意义影响更深远。少年的自我认同与目标追求还较大程度上依赖并受限于他人,自我理解敏感并易动摇,少年人是始终在他人的视界中存活的个体;但另一方面,更强的主体独立性又使少年很难听从和接受他人的建议与忠告,要求完全自我设计与承担成长的命题。这种悖论使得少年人的精神世界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它强烈地吁求着释放与平衡,呼唤着更舒展与自由的生命姿态。

少年表层人格的独立,使得他们逐步与父母产生了对抗的逆反心理态度,双方始终处于微妙紧张的对峙状态中,这还仅仅只是常态的家庭生活。对于那些发生各种变故的家庭来说,少年的自我精神处境会尤其艰难。安武林截取了当下城市生活中较典型的一种家庭模式,即父亲事业的成功与母亲的不在场,通过这种环境中的少年所经历的故事,来对少年成长进行情感干预,同时对社会价值观进行批判反思。长篇小说《来自天堂的消息》就是这一实践的产物。

童诗:生命幻想与返乡的诗路

安武林最早是写诗歌的。他以诗步入文学的殿堂。尽管他的诗写得很早了,但是他出版诗集却很晚。2011年他在天天出版社出版了一套8本的文集,其中第5本是诗集《月光下的蛴蛴》。安武林的创作涉及文体众多,其中数童话创作数量最多,成就也最有影响,这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人们对其他文体关注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安武林的童诗感觉非常纯正,就如他的童话感觉,

也许他个人的文学气质先天注定了最契合这两种文体。

安武林童诗创作的题材及立意有多种向度。但有两大类是基本的,其一是置于广阔自然世界的生命幻想,其幻想形态及审美能量的调动丝毫不逊色于童话。而且因为少了童话中叙事性环节的羁绊,诗的幻想更自由,想象更热烈奔放,在简洁的诗语与文字内生成了更高密度的创造性意义。安武林童诗创作犹可珍视的一点是他对童年经验的幻象再造,这也是其诗世界的建构过程。这个世界与童话世界在本体属性上是一致的,都是典型童年经验模式的形象再现,都是超现实的,万物一体的。《月光号列车》是其幻想童诗最有代表性的一首。“亲爱的 来 快来/上车/上这月光号的列车/每一棵树/都使劲儿摇着手/都在做着快快快的手势/全世界的树都在摇啊摇啊”,这是多么充满生机的童年景象,这是多么富含生命意义的精神行动,它游动在夜幕下每一个孩子亮闪闪的眼睛里,游动在他们渴望远行追随自由的心间,在诗人以符号织就的虚幻情境内,孩子们实现了情感与思想的飞翔。

安武林写有很多关于自然的童诗,天空、风、雨、雪等自然现象,四季里各种植物、小动物,都会入他的诗。生命幻想思维活化了他的童诗意象,使自然与儿童精神气息发生了共鸣,自如呼应,产生交融。比如,他这样写雪花,“小小的雪花/是冬天小小的手掌”(《小雪花》);他这样写葡萄园,“七月/我走过葡萄园//我看见一个一个绿孩子/圆乎乎的脑袋/那么亲/那么密/那么紧地挨在一起/像是在秘密聚会”(《走过葡萄园》)。这两首诗中意象的叠加组合有相似之处,都是自然现象与孩子形象精彩的重合,两种形象组接非常恰切灵动,让我们在瞬间即可领悟其中所内蕴的属于诗的品质的东西。

安武林对自然现象的意象化处理相当精彩,对常态自然景观的诗化表达,使人既觉得亲切熟悉,又具有诗的意境与质感。比如他这样写小雨,“有什么悄悄话/就对所有的人讲吧//不要咬着湖水的耳朵/咬出小小的像米粒一样的浪花”(《小雨》)。他也有意表达得非常有诗意的陌生化审美效果,值得反复咀嚼品味其中的诗意,如“大海平静的时候/菊花的歌声嘹亮/菊花的舞蹈奔放/还有一海的香 在流淌”(《大海里的菊花》)。

二是对童年社会性情感的诗意传达。安武林这个角度的创作更多带有自我成长、童年历史记忆的痕迹,其童年社会性的建构主要基于乡土。他有分别写给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弟弟的童诗,这些诗刻着浓浓的乡土印痕,呈现了朴素的西部童年经验与童年生活感受,记录了西部孩子走出乡土,走向文明的情感历程。

安武林写母亲的文字很多,在各种文体中都有自觉不自觉的表现。看得出,母亲的离去之于安武林成了永远的痛,对母亲的惦念与怀恋已成为为其文学创作中情不自禁的一种构思原型。“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孩子/忘不了妈妈的歌/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只唱一句/我冻结的忧伤/便泛滥成小河”(《唱给妈妈的歌》);“摆摆手/我就离开了那条尘土飞扬的小路/妈妈在我的身后站成了一棵树/……我是一只陀螺不停地旋转/在命运的大地上走过/在岁月的天空里飞过//蓦然回首 孤单的夜幕中星光点点/我才知道/妈妈的眼睛 我走不出”(《你的眼眸》)。这些都是安武林写给母亲的诗语,它们是那么深情,那么纠结人心。

散文:走向未来的儿童文学创作

散文创作是安武林童诗情感的另一种延续与表达。较之诗歌,散文在艺术形式上具有更大的自由度,一定的文字容量与连续的线性的文字铺排

方式保证了作者更从容地抒情与叙事。散文文体的灵魂在“神”不在“形”,正是“形”的随意自如使得散文通常成为了作者心灵小憩的驿站。在操作其他文体的间隙,作者有时会放松自己,信笔写一些散文,直抒胸臆,文字的情感与思想均指向自身。所以很多时候,散文可以成为考察作者自己的“真实”情状的“文献资料库”,因为散文通常是直接铺陈,非虚构创作,文本叙述者、抒情者与作者同一。因此,对于那些操作多种文体写作的作家来说,我们可以通过几种文体的对比互证来更全面见出这个作家的艺术风格与精神气质。

安武林散文写作的题材与立意也有几个向度。其一依然是写自然。这部分作品的量很大,语言纯美,情感饱满,外在形式很像散文诗。是散文,也是诗。很充分地体现出他在诗歌领域还不能尽兴表达的迹象,只能通过散文的扩容来透彻抒写他对自然的高度审美感受。《四季歌》一篇是很典型的个案。在这篇按照“春、夏、秋、冬”四个部分结构的散文里,作者相当潇洒自如地用诗的语言摹写出四个季节迥异的自然意象与不同的生命质地。

以哲思性的随笔文字表达自我对人生诸种命题的思考,是安武林散文写作的第二向度。这其中“爱”的命题是安武林思考最多的。他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一篇中寄语小读者,我们不要忘记那些曾经给予我们鼓励和帮助的人。他说,不能忘记爱的人,常常是对人生心存感激的人。常常对人生心存感激的人,是善良的人。所以安武林希望爱从小种植在孩子的心中。他在《爱的操练》中写道,爱是一盏灯,一盏忽明忽暗的灯。爱需要你的热情,更需要你的激情。你会爱别人,也会爱自己,爱是需要操练的。他在《爱的内涵》中写道,爱的内涵,就是那种与所爱的对象融为一体全部投入。爱的内涵,不仅仅是欢乐,也有痛苦,它是与所爱的对象休戚与共的。在人生中,学会爱并努力去爱,永远是第一要义。安武林对爱的理解与思考是自有其深切感受与深刻认同的。爱是世间永恒的主题。对儿童文学来说,爱更是其文学生命的灵魂。儿童文学是爱的文学,对爱没有强烈感受与自觉思考的人是不适合从事儿童文学写作的。安武林在哲思性散文中对爱的书写是理性的,与他在其他文体中的感性书写遥相呼应,共同绘就了他大爱的文学胸怀。

除去爱,安武林另一个哲思主题是“幻想”。这是他提供给孩子的与爱并行的另一种精神能量。他将幻想称为是“遥远的快乐”。他说,幻想是人生的灯塔,总使人在绝望之时又觉暗花明。人生因幻想而美丽,人生因期待而充实。我快乐,是因为我喜欢幻想。安武林阐述的这个命题命中了儿童文学的思想核心。

对故土与家园中亲人的思念与怀恋是安武林散文的第三大向度,这与他这一方面的诗歌主题是一脉相承的。与诗歌有所区别的是,散文给了作家叙事与描述的空间,允许他能用文字记录与素描乡土童年记忆中一些难忘的人与事。这些情景与故事深深地刻印在安武林的心灵底片上,令他难以忘却。这些童年经验都已经成为历史了,生活在今天都市中的孩子很难理解与想象它们,它们是祖辈或父辈的乡土童年。作家真诚地用文字与情感作了回忆,保留了它们的轮廓与价值内核,让历史保存了下来。

安武林从小就爱读书。读书的经历与体验贯通了他的童年、少年、成年。他有大量的散文是写读书的,真实记录了他的阅读生涯与他的思想轨迹。写作与读书关系密不可分,大量的阅读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资源与艺术灵感,使他成为有知识广度与思想厚度的儿童文学作家,这为他儿童文学创作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根基,相信他以后会有更多的文学精品。

近翻报纸,得知我的老乡吴牧铃写的小说《影子行动》获得了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我高兴,便打电话祝贺他。打不通。他的手机一般打不通,因为他多是在我老家湖北平江县的大山里跑,山高,信号就没有了。几天后终于找到了,他果然在山里老家避暑。说了几句客气话,他的口气与以前也没有什么不同。这是我预料中的。因为牧铃做文学,是他一定要做文学,就像一个庄稼人,今年的南瓜长得比往年的大,并不会有多少不同的欢喜。

牧铃祖籍平江。新中国成立前,父亲在毛泽东读过书的长沙第一师范毕业后,到外面谋了事。那时候能把书读到长沙去,必是家资丰厚的人家,因“家资丰厚”,意味着后来的日子会不好过。牧铃作为下放知青,回到了父亲出生的地方。上世纪80年代初,我作为县文化馆的干部,常去乡村文化站履行公务。一日晨暮霭起处的大山的剪影下,有一个单瘦的青年,背着一个当时流行的军黄色挎包,手里捧着一本书,在田野上一边走一边看,全然不知天色已晚。乡里的文化站辅导员告诉我:这个人叫吴牧铃,是供销社的收购员,专事走乡串户,联系收购木炭、药材、红薯丝等农副产物。一年到头在乡下走,他那书包里,装着冷馒头和书,走着,吃着馒头,看着书。

后来得知,牧铃就这样在大山里走着,啃着冷馒头,读着书,一走就是十几年。他读的是文学的书,以后必是要写文学作品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牧铃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但是除了我们这些圈内人,本地人都不知道他在做文学梦。那时候,我已经在离县城300里的岳阳市文联当差。一日,来了两个上海少儿出版社的编辑,央我帮助寻找牧铃,他们要与他签署出版他的两本儿



人物志

童文学集子的合同。他们怎么也找不到牧铃,从地图上查到平江县属岳阳县,便找到岳阳县来了。那时候,已经开始流行买书出书圆作家梦了,出版社千里迢迢找上门来签约的情况,在市县一级是少有的事情,作品有销量的作家,大都纷纷集结到了省里或者北京。而这时的牧铃,已经被濒临倒闭的供销社辞退回乡。作为下放知青,乡间并没有他的落脚之地。他只得率一家四口,寄住到农村老婆的祖屋里。村上见他老婆和他住到了供销社,以为他们不回来了,早就把他老婆的田地都瓜分了……无职无业无田无地无房,谁也不知道牧铃一家是怎么活出来的。牧铃不会想到,这个世界上还会有外面的人来找他,更莫说是大上海的大编辑。我还记得,当时两位上海编辑是这样评价牧铃的,他是当下中国儿童文学界为数不多的好作家之一。

牧铃的创作境况如何?有一个县里的文友曾经给我讲过一个他的故事:因一家几口挤住在一间房子里,无法安心写作,牧铃曾经挑着一担方便面,躲到大山里一个烧炭翁的茅草棚子里写作。这不是烧炭的季节,烧炭人下山了,这里除了烧炭人一年来一次,不会有外人来这里。棚子里会留下烧炭人来年要用的被子和锅碗,牧铃只需捡点枯柴,烧一壶水,一水泡三碗方便面,就可以用来支撑他的写作了。就这样,牧铃一住就是两个月。一口气能够吃两个月方便面的作

牧铃的文学

□彭见明

家,大概中国还没有。仅此一斑,足见牧铃写作的艰苦。但他从不言苦。也许还有比这更苦的,至少此时他有了买一担方便面的财力。

困难时期的牧铃找过我一次,那时我还在岳阳,他央我在岳阳找个地方给他写一阵子。这个从不求人的人,我想一定是有大难处了,大概连烧炭翁的棚子也不方便去了。其时我正在岳阳附近的县里挂职,在离城几里一个安静的乡政府,弄了一个搞创作的地方,内外两间小房,我便将牧铃送到那里,房子里一应用物齐全,嘱他听到钟声即去食堂吃饭,热水随时有用。看他脸上的颜色,应是很满意的。三天后,我去看他,推开房门,见桌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他在这里住得太舒服了,舒服到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看来还是不能在这种地方写东西。他说他已去了洞庭湖区,想去体验一下芦苇荡里的生活……我倒也不愁牧铃在茫茫水域不便,因为此时正是开割芦苇的季节,来自四川的砍苇客,在八百里岸边滩涂,搭起了无数个居家的芦苇棚子,对于牧铃来说,这里会比烧炭翁的棚子要舒服得多。

牧铃的文字,是用苦写成的,用常人难忍之苦,写成了让少年儿童读来甜蜜的文字,这种甜,会更持久。

后来我们一批岳阳的作家出面,找了平江县的主要领导,给牧铃安排了一个乡村教师的岗位,有了一份固定的收入。显然,这

不是他要的,他象征性地教了一阵子书,便叫儿子替他去上课,他继续写小说。一晃,已是90年代了,牧铃已经出了好几本书了,我们又鼓励他申报职称,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因为这些东西,对大多数人没有实质性用途,而对于生存艰难的他,可能有些用处。他说他不打算要这些,他既无文凭又无关系,这些好处怎么会轮得到他?后来经不起大家的劝说,勉强做了相应的材料。结果破格申报二级作家评委会票通过,顺利加入了中国作协。这下好了,有了金字招牌了,县上把他调到了县文联,让他当了个副主席,拿公务员的薪酬。但他并没有来上任,仍旧住在平江县最偏远的老家山里,避开一切喧嚣,如一个农民一样的砍柴、种菜、养鱼、写作、带孙子——他没有让孙子上小学,自己在家里教的,后来直接去考的中学。他被通知来县里开干部会时,单位要给他宾馆开个房,他不肯,自备好了铺盖,晚上睡在办公桌上。大家明白他的意思:一是要替单位省钱。二是宾馆太舒服了会睡不着。就遂了他的意愿。

牧铃写作,大器晚成,60岁后拿了个含金量不低的奖。就在得奖信息发布的前几天,我见到他,说他应该住到县里来,老了看病不方便。牧铃几十年来堪称“骨瘦如柴”,一米七的个子从来没有上过100斤。关于是否有病,他不与人辩论,也不解释为什么这么瘦。但论爬山越岭熬夜干活,城里小他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未必是他的对手。牧铃对我说,不久前,他已经在县城买了个小房子了,以后我找他就方便了。他如今已出了几十本书了,有的书一版再版,我想他买个房子,应该不必贷款。

但在我找他时,他还是待在山里。牧铃的文学,在山里,在苦的地方。

■插画欣赏



花 开

